

蚂蚁吃掉一支精锐德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德国的著名战将“沙漠之狐”隆美尔节节败退于蒙哥马利元帅率领的英国军队之时,隆美尔为挽回败局,派出一支德军精锐部队长途跋涉,迂回穿越非洲原始丛林,直插英军后方。岂料,一场毁灭性的灾难突然降临到这支德国部队头上。希姆是指挥这支部队的将领,在隆美尔手下,他是以敢打敢拼与富有计谋而闻名的常胜将军。当隆美尔决定派一支精兵穿越原始丛林,以奇兵突袭英军后方时,他力排众议,请率精锐精心挑选的1800名士兵,踏入原始丛林。

三天来,除了几十名士兵死于或伤于毒蛇、野兽的袭击之外,并无太大损失,这自然得益于充足的准备工作及非洲土著向导的功劳。

这时,希姆和他的士兵们没有想到,一支庞大的蚂蚁大军正在楔形队列向他们逼近。最早的信号,是由位于部队宿营地左翼负责警戒的士兵恐怖得惨绝人寰的嚎叫声发出的。午前九时的丛林,希姆的甜梦被迫中止。他突然听到几十上百名士兵同时发出的厉声咆哮。那叫声,既凄惨,又恐怖,完全属于那种发自肺腑撕心裂肺的绝望哀嚎。希姆的心突然收缩。

几百名士兵最后的挣扎
传令兵托马斯飞奔而来。托马斯原本红润的脸膛,此刻已灰中透青,嘴巴鼻孔也错了位,整个面孔扭曲得没了人形,只顾呼哧呼哧地大口喘气,说不出半句话来,一只手哆哆嗦嗦地指向身后。

希姆侧目瞭了一眼托马斯身后,他的嘴巴在猛然张开之后挪了位,并再也无法还原。他看到,那林的地面,铺满了厚厚的一层黑褐色蚂蚁,黑压压一片,望不到尽头。当时他根本来

不及看清这种蚂蚁的大小和形状,大脑中只跳动着毛骨悚然的两个字眼儿:蚂蚁,蚁群。蚁群以希姆来不及反应的速度,潮水般向前推进,推进,距希姆大约只有七八米远。转眼间,蚁群铺天盖地爬满托马斯全身,在一声又一声凄厉的尖叫声中,托马斯跌倒在蚁群里,迅即被蚁群淹没了。希姆清楚异常地看到,托马斯被蚁群吞没时,那两只目眦尽裂的眼球中射出的是怎样恐怖绝望的神情!

希姆原本硕大的脑袋袋的一声越膨胀起来。他无法知道,这么一支庞大的蚁群,缘何突然聚集起来,又为何直扑他和他的士兵?他的1800名士兵眼下还存留多少?但希姆懂得,此刻,用腿远比用脑更为明智,更加有效,他完全顾不得什么风度,大叫一声,转过头拼命逃去……蚁群仿佛在铺设一幅巨大无边的地毯,伴随着恐怖的唰唰声,漫无边际地汹涌而来。在无数士兵的尖叫声中,希姆只有一个念头:快逃,快逃……湖面近在咫尺,他不顾一切地跳进湖水中。随即,湖面四周铺满了蚁群。

少量蚂蚁试探着爬到湖里,不一会儿,便沉到湖中不见了。希姆在齐胸的湖水中停了步,他环视着湖边的蚁群,突然心中一动,原来这凶猛的蚁群是怕水的!希姆暂时摆脱了生命之危,朝士兵们的宿营地望去。目力所及,一片黑褐色,除了蚁群,还是蚁群,仿佛整个世界,再没有其他颜色,再没有其他生灵。在浩浩荡荡无边无际的蚂蚁王国中,仅仅存留着几百名士兵还在无望中做着最后的挣扎。恰在此时,希姆的眼前一亮。

覆灭现场惨不忍睹
希姆看到不远处,几名特种兵正手持火焰喷射器对准身边的蚁群疯狂

地发泄着仇恨。在黑褐色的蚁群中,在有限的范围内,火海笼罩,烈焰升腾,几十万、上百万只蚂蚁被一簇在湖边团聚,越聚越多越聚越大。转瞬,湖面四周就突然出现了数百上千大大小小的蚁团,它们相继滚下湖面,滚动着向前漂移。顷刻间,湖面上布满了难以计数的黑褐色的蚁团,蚁团抱得很紧,最外缘的蚂蚁不时掉落水中,身死湖底,而蚁团仍一如既往地朝着希姆他们移来。希姆和士兵们的内心,此刻已被巨大的恐怖感所征服。

当成百上千只蚂蚁的毒刺猛地刺入希姆的身体时,他的惨叫声比他的士兵们发出的更加尖厉刺耳,也更加绝望。尖叫过后,一片寂静。碧绿的湖面,可见一大片一大片蠕动挣扎着的蚂蚁。

在预定时间,隆美尔没有收到他的爱将希姆如期发回的无线电波,之后,隆美尔没有再接收到任何信号。大惑不解的隆美尔派出另一支部队深入丛林搜寻,终于在一个不知名的湖边,他们惊恐地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湖面以西大约三四平方公里的地面上,触目可见一副副骷髅架,有的完整,有的散落。不仅皮肉,凡毛发、衣物等有纤维、有蛋白质的物品,无一例外一无所剩。而骨架附近,武器、手表、金属纽扣、眼镜等则完好无损。经搜集,按骷髅计算,共计1764具。出发的1801人,共有37人下落不明。在现场,还搜集到部分体形巨大的蚁尸。

德国人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希姆和他的部队毁于非洲黑刺大蚂蚁。这种蚂蚁大如拇指,通常生活在中北非,每隔两三百年就有一次大爆发,数以亿计的蚂蚁聚集成群,浩浩荡荡地朝着一个方向长途迁徙,疯狂地吞食一切可食之物。

只是一个疑团它们始终无法破解:这么庞大的蚁群,平时聚集在何处?在什么情况下会突然出现?
摘自《知识博览》

监督制度下的“赎买”

美国首位黑人国务卿鲍威尔将军在回忆录《我的美国之路》中提及,他担任里根总统第六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赠送他一把手枪,既未镶嵌钻石或珠宝,亦无镀金或象牙枪柄,价值大约180美元。因系“国际伟人”相赠,意义非同寻常,鲍威尔对此枪爱不释手。然而,依照美国法律,政府官员收到价值15美元以上的礼物,必须上交

公,违者必遭严惩。鲍威尔无可奈何,不得不忍痛割爱,依法上交。没过多久,鲍威尔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打算自掏腰包,把这枝颇具收藏价值的手枪自费购回。没想到,白宫总务署的官员铁面无私,秉公办事,按照鲍威尔刻意挖苦的说

法,总务署简直就像瑞士“富比士”拍卖行一样,为了一把“破枪”,竟然向他索要1200美元私人“赎金”。白宫总务署素价如此之高,看似出乎意料,实在情理之中。一把普通的手枪,价值平平,但是,一旦有“国际伟人”题签相赠,自然平步青云,身价百倍。如果听任政府官员利用职权,“平价”购买名人赠

礼,岂不是让他们既出了名又占了便宜?鲍威尔尽管心怀不满,怨气冲天,但最后仍然忍气吞声,乖乖付钱。鲍威尔将军身高位高,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固然与其良好的个人品德有直接关系,但是,美国政治制度中的监督和惩罚机制严格而有效,对鸡鸣狗吠的“小节”毫不含糊,违者必究。因而,美国政府官员极少因贪赃枉法被判刑。

摘自《书屋》

生命,是一个从荒芜到芳草萋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最不能忽略也无法忽略的,是家。

第一次,用一个婴儿的姿态蹒跚着走出家门,扑闪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愣愣地不知往哪里去。然后学着辨别家的方向——或许是一半半启的门窗;或许是廊前摇摆的衣架;或许是熟悉的猫的声音;或许是苦楝树下狗的饭盆;或许是一张永远等候在门口的笑脸……一点一点,开始了一个人一生里对家的最深长的认识和依恋。

记得,上学后每天背着书包走在长长短短的田埂上的情景。有时是一个人的,有时会有一个伙伴;有时风雨交加,有时斜阳万丈。不管是每一天的清晨,还是每一天的黄昏,总是那相似的没有改变的路。很多次,想停步,因为疲惫,因为厌倦。

然后,一声近处的狗吠声,和着一句坚硬的吆喝;或者是农舍上空袅袅腾腾的烟雾;或是与你擦肩而过的某个同样匆匆的

生命,是一个从荒芜到芳草萋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最不能忽略也无法忽略的,是家。

第一次,用一个婴儿的姿态蹒跚着走出家门,扑闪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愣愣地不知往哪里去。然后学着辨别家的方向——或许是一半半启的门窗;或许是廊前摇摆的衣架;或许是熟悉的猫的声音;或许是苦楝树下狗的饭盆;或许是一张永远等候在门口的笑脸……一点一点,开始了一个人一生里对家的最深长的认识和依恋。

记得,上学后每天背着书包走在长长短短的田埂上的情景。有时是一个人的,有时会有一个伙伴;有时风雨交加,有时斜阳万丈。不管是每一天的清晨,还是每一天的黄昏,总是那相似的没有改变的路。很多次,想停步,因为疲惫,因为厌倦。

然后,一声近处的狗吠声,和着一句坚硬的吆喝;或者是农舍上空袅袅腾腾的烟雾;或是与你擦肩而过的某个同样匆匆的

生命,是一个从荒芜到芳草萋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最不能忽略也无法忽略的,是家。

第一次,用一个婴儿的姿态蹒跚着走出家门,扑闪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愣愣地不知往哪里去。然后学着辨别家的方向——或许是一半半启的门窗;或许是廊前摇摆的衣架;或许是熟悉的猫的声音;或许是苦楝树下狗的饭盆;或许是一张永远等候在门口的笑脸……一点一点,开始了一个人一生里对家的最深长的认识和依恋。

记得,上学后每天背着书包走在长长短短的田埂上的情景。有时是一个人的,有时会有一个伙伴;有时风雨交加,有时斜阳万丈。不管是每一天的清晨,还是每一天的黄昏,总是那相似的没有改变的路。很多次,想停步,因为疲惫,因为厌倦。

摘自《文苑》

太监也有外国人

元朝有一名外籍太监名叫朴不花,高丽人。《中国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一书中记载,朴不花在七岁时被净身送进了元朝的皇城內,从事皇宫內的杂务工作。在宫中的几十年时间,他从一个普通小太监步步攀升,最终权倾朝野,参与国政。

在历史上,中国的皇宫內出现外籍太监并不奇怪。中国古代和朝鲜的来往一直非常密切。从东晋开始,朝鲜就是中国的藩属国,朝鲜国王都要受中国君主的册封。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国处于政治需要要向番邦提出一些要

求,其中也包括索要阉人。这些进入中国皇宫的外籍太监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入宫了。因此,他们无论从语言还是生活习惯上都能很快地融入到中国人中,以至于一些历史书籍在记录他们的时候,甚至忽略了他们的外籍身份。

其实,太监并非只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古埃及、古罗马、古希腊等国家也都曾出现过阉人。一些受中国影响的亚洲国家,比如朝鲜、印度,也都有太监出现过。但是,由于中国从明末开始才和欧洲有接触,

因此没有出现过蓝眼睛高鼻子的太监。外籍太监在中国的地位像其他普通太监一样,他们处于社会的最下层,是皇帝的私人奴仆,常被人们称为“灾星”、“祸水”。

然而,外籍太监还发挥着一个特殊的作用。朝鲜籍太监海寿是明洪武年间李朝太祖李成桂遣送入明廷服务的负责阉人。在知名历史学家陈学霖所写的《海寿——永乐朝一位朝鲜籍太监》中提到,海寿曾七次被遣回本国为使者,为成祖向朝鲜国王索取各种物资。而其影响尤为深远的,是替中国的皇帝向

西方社会里,“海盗”这个词语,往往意味着英雄主义、自由主义、冒险精神和实现梦想的传奇。**海盗渊源**
海盗在西方历史上正式大规模出现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公元8~11世纪,居住在斯堪的那维亚的日耳曼人征战在海岸线上,掠夺过北海只和沿海城市的财富。贫瘠寒冷的北欧山峦造就了意志坚强崇拜力量的男人,为了生存航海出发。北欧的发展即始于此。

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从美洲运回欧洲的财富必定要经过加勒比海。这里有很多西班牙殖民者建立的城镇,经常是长途船队的休息地,所以这片水域也就成了海盗最猖獗的海洋。西班牙等传统的海洋强国衰弱后,流落的水手大多加入了海盗大军。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航海史见证了海盗最辉煌的时期,即海盗的“黄金时代”,从1700年到1730年,它持续了整整30年。**幸运的海盗**
当时的许多海盗富有盛名,比如亨利·艾弗里,

求,其中也包括索要阉人。这些进入中国皇宫的外籍太监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入宫了。因此,他们无论从语言还是生活习惯上都能很快地融入到中国人中,以至于一些历史书籍在记录他们的时候,甚至忽略了他们的外籍身份。

其实,太监并非只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古埃及、古罗马、古希腊等国家也都曾出现过阉人。一些受中国影响的亚洲国家,比如朝鲜、印度,也都有太监出现过。但是,由于中国从明末开始才和欧洲有接触,

因此没有出现过蓝眼睛高鼻子的太监。外籍太监在中国的地位像其他普通太监一样,他们处于社会的最下层,是皇帝的私人奴仆,常被人们称为“灾星”、“祸水”。

然而,外籍太监还发挥着一个特殊的作用。朝鲜籍太监海寿是明洪武年间李朝太祖李成桂遣送入明廷服务的负责阉人。在知名历史学家陈学霖所写的《海寿——永乐朝一位朝鲜籍太监》中提到,海寿曾七次被遣回本国为使者,为成祖向朝鲜国王索取各种物资。而其影响尤为深远的,是替中国的皇帝向

西方社会里,“海盗”这个词语,往往意味着英雄主义、自由主义、冒险精神和实现梦想的传奇。**海盗渊源**
海盗在西方历史上正式大规模出现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公元8~11世纪,居住在斯堪的那维亚的日耳曼人征战在海岸线上,掠夺过北海只和沿海城市的财富。贫瘠寒冷的北欧山峦造就了意志坚强崇拜力量的男人,为了生存航海出发。北欧的发展即始于此。

这个大副起义成为船长的海盗头领,拥有的足46门大炮装备起来的精良船只,他在1695年抢下两艘属于莫卧尔大帝的印度运宝船,顿时富可敌国。他马上贿赂地方长官并用钱遣散所有水手。之后他回到了爱尔兰,从此消失——这一位代表着海盗生活最完美的结局。

17世纪最著名的海盗是威尔士人亨利摩根,他的同伴最多时有2000人,曾于1670年8月攻占巴拿马。他因此被逮捕并在伦敦接受了审判,然而最终却被宣告无罪释放,还被授予骑士称号,因为英国外交政策又发生了变动。作为亨利爵士,他被指定为牙买加的新任地方长官,作为富有的受人尊敬的种植园主度过余生。他的成功,是国家政权利用海盗的结果。

另一位,巴塞洛缪罗伯茨,外号“布莱克男爵”(也叫黑男爵),他喜欢华丽的衣服并满身珠宝,不喝酒,喝茶,语言文雅,很是

这个大副起义成为船长的海盗头领,拥有的足46门大炮装备起来的精良船只,他在1695年抢下两艘属于莫卧尔大帝的印度运宝船,顿时富可敌国。他马上贿赂地方长官并用钱遣散所有水手。之后他回到了爱尔兰,从此消失——这一位代表着海盗生活最完美的结局。

17世纪最著名的海盗是威尔士人亨利摩根,他的同伴最多时有2000人,曾于1670年8月攻占巴拿马。他因此被逮捕并在伦敦接受了审判,然而最终却被宣告无罪释放,还被授予骑士称号,因为英国外交政策又发生了变动。作为亨利爵士,他被指定为牙买加的新任地方长官,作为富有的受人尊敬的种植园主度过余生。他的成功,是国家政权利用海盗的结果。

另一位,巴塞洛缪罗伯茨,外号“布莱克男爵”(也叫黑男爵),他喜欢华丽的衣服并满身珠宝,不喝酒,喝茶,语言文雅,很是

西方海盗的另一张面孔

奥美。罗伯茨是最早发展并扩大海盗法典的几个首领之一,他提出了“如违反海盗法典以无论处”的原则——这个原则贯穿整个法典。

倒霉的海盗
而爱得华蒂奇,绰号“黑胡子”,却是因脾气暴躁成为另一标志人物,据说他上阵前会在长胡子里捻上一根燃烧的信子,以增加威慑。黑胡子被打死时才30岁,去年美国还打捞出了黑胡子战船的残骸,但黑胡子的宝藏至今还没有人找到,他曾经说过,只有魔鬼和他本人才知道他的宝藏在哪里。

海盗法典规定女性不能登上甲板,但历史上也有女性海盗的记录,著名的安妮伯妮和玛丽里德,女扮男装,凶狠好斗,1720年被判死刑,却都因怀有身孕而获释。玛丽里德还没生孩子就病死在狱中,安妮伯妮审判结束后神秘地“人间蒸发”。

历史上最倒霉的海盗大概是基德船长,出生于

苏格兰的他本来是海军将领,受权负责用去讨伐海船的,但错装了东印度公司的船,谣言传到伦敦说基德成了海盗,从此上了通缉令。他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稳定水手,只得当起海盗,最后被英国政府绞死在泰晤士河畔,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海盗。

海盗的真实生活
真实生活中的海盗生活,并不那么浪漫。他们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水手,过着远离亲人的不正常日子,很多人因为长期缺少维生素而牙齿头发脱落。

在英语里,除了“海盗”这个词语,还有个“官方海盗”。其实就是政府招安海盗,给一些海盗船发牌照,允许他们抢劫敌对国家的船只。不过这种执照带有很大的自说自话性质,被对方捕获的话,照样被当作强盗审判。这些海盗虽然在海上列强的争霸里充当排头兵,但仍然摆脱不了被人当枪使的命运。
摘自《环球》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wbw1616@sina.com

秋,已是这般的深了。我固执敲出这一句。明知道,这秋踩着夏的茶藜上场,字正腔圆的绿把底子坚持得一丝不苟,骨子里的东西全都露出了看客。绿肥红瘦——说的便是这秋吧。那些生长在生态园、田野和田间地头的生灵植物们,从容且倔强地演绎着早已预知的结局。纷纷抛了素洁的性子,与季节,与没入没肺的时气纠缠。伤痕累累,仍日不肯罢休。一如痴心的女子,被负情又薄义的男人,决绝狠命地丢开了,却执迷不悟,于海心的伤口之中,仍在张望或者坚守着那张繁华落尽的空巢。

大地开始苍黄,凄凉升起,散落和凝结,到处的枯败在风中摇曳。面对此情此景,再大的痛楚也是无奈的。我如此地想说,是要得罪我深爱的秋的。任何事物终究会以衰败为最后的收场——美到极点,便要颓废下去,物物事事,都将如此。于我而言,喜欢在最美的一刻突然罢手,譬如生命。再譬如爱情。

秋天了,一些事物老去,颓废,或者就此不再。所谓秋天,就是人衰老或者生命终结的一个警告和预兆。秋,一个季节的最后盛宴,生命的繁华集结,那么多的事物,在人,或者其他生灵的眼前,它们的生长和来到都有着某种宿命的味道。看起来万千气象,郁郁葱葱,华丽夺目,惹人羡慕。曾经有那么多的声音在大地之上,在人的视觉当中,一次次蜂拥跃动,枯落和埋进。而我看到的初秋是庞大的——最后的庞大,最后的生命们在为自己和他人制造着一种欢乐的假相。它们姿态雍容,气度优雅,即使枯了半个身子,也要在风中梳理长发,对着流水,或者早上的露珠,自我照耀一番。我常常站在一些花朵和草木的面前,感觉它们不由自主的叹息——从根茎,从叶子和裂开的纹路里传来,声音微弱,而入人心肺,震颤心灵。有很多的时候,我立于几步之外,看着,听着,有时竟然禁不住神往这种自然的和必然的生命状态。我想所谓的心有灵犀,触物已,也不过如此吧。

闲秋漫笔

肖欣楠
抬起头,看到的天空是澄清的,水墨一样的大雁凌空飞过。它的鸣叫声中过早地携带了寒冷——那些坚硬而凉人骨髓的颗粒,像深入内心的刀锋。我想那高空一定是宁静的,虽然有强大旋转的气流,但相对琐碎琐碎和变换的人间,它仍日单纯。而在这秋风未至前,已经走错路的芦花尚未凝霜,匍匐摇曳的众多草尖也只是微微飞白;在夜晚,凉意四溢的秋雨试探性地以纤细敲窗。野地里泥土结块了,不再柔软,很多的痕迹和脚印就留在了那里。秋风袭来,树上叶落,黄色的,黑色的,半黑半黄的,它们下落的姿势是如此曼妙,有一种优雅的悲凉。满目满心的秋意抽丝剥茧,层层展开,进入,感染及至放弃。世界日渐空落,鸟有了满嘴的忧伤,在田地里拈拾人类的遗落,光着身子满街奔跑嬉闹的孩子们不得不穿上衣衫抵御薄寒。清晨起来,再不见赤膊或者敞怀的人,一个个单衫紧扣,还有的用手拉着,借以积攒或者挽留更多的温暖。

夜晚的灯光有些冷清,红红的光辉微黄,光线纯净了许多。地下或者地上的虫鸣不再烦乱,而是一种一声,节奏缓慢,韵脚清晰。遇着有月的晚上,一个人,在安静的院落,冥想。眼前时常会浮现性性忧伤的红药——夜夜开在明月桥头的花儿,楚楚动人又处处可怜。似乎玉洁冰清的玉人,手执长箫,却找不到相约的人与合适的曲调。那些红药也形单影孤地摇曳在凄凄之上,听凭南北来往的风吹乱她的长发。清晨的小院柴扉虚掩,静寂的铁锁上悬挂着悲愁和离情,像是一场伤心欲绝的爱恋。没了温暖的寄托,任由它荒凉,颓废下去。恁肆的蔓草好像疯了一样,自暴自弃地生长,尤其是在阳光热烈的中午,一次次被狂打着开满桥头的蟋蟀一声正经儿地嘲笑。它们就是它们,什么也不管不顾,在秋天展开的时刻,用一颗心,蓬勃

猎有声。他目视的前方,一派苍远,背后是淡黑色的山峦,曲折的一溪银子一样流淌。一溪醒来,四壁冷清,忍不住一声长叹。只觉得那梦中的女子和男子就是眼下的秋天了。满目满心的故事与悲怆成全了他们孤傲和别致的韵味——倘若春天是花骨朵的小丫头,素洁如栀子,了无心事;夏则是白玉兰的女子,馥郁的花瓣儿袒露着,亦不会敛眉垂首,飞扬跋扈。虽然彼此一般,但如绝世的英雄美人一季,于爱于这尘世独怀傲骨,但却满腹风情,奋不顾身,如火如荼。而秋则是素馨,夜来香和蓝色的玫瑰。浑身芒刺,先刺向自己,再刺向别人。红颜一朝老,流年把人抛。人事事皆如此,不可逃脱,不被挽留,落木只好向下,在自己一直凌驾的大地之上,妄图再度书写。高远的天空和广博的大地上一并写满了人类旷古萧瑟的悲凉和孤独。很多次,我站在面南的窗前,细数三秋的天气。窗台上搁置已久的中药罐子长满了青苔,盛着往事,回忆,还有尚能触摸的温暖和欢笑,问候与呵护——它们真的走远了么?寒秋挥手,五弦声断,萦绕于心的还是一丝留恋与不甘。深夜里素洁如霜的月光,打在窗玻璃上,清冷的光线照在窗帘上,从缝隙间溜出来的那些线条细长,虽不怎么规则,也是一处明亮。我一直觉得,这也是藏着些往事的态度,暗香飘浮。倘使这飞纵的时光,可以再把手子往身后,我想他不会如现在这般模样。秋的到来是隆重的,并且日甚一日。在空中和落莫之中,我隐隐感觉到,一些寂寥和苍老的

心一直在“广博”大地的某个角落跳着,叫着。那声音在时光的回廊中打着凄美的旋儿,惊得人心发慌。我时常做梦,在梦中,看见一个女子,表情惋惜,眉宇之间挂满了人世的忧愁。而她却穿妖媚得炫人眼睛的袍子,盛装的贵妇一样。轻蹙的曼陀罗的香气在身后来路弥漫。令她的双脚也摇曳生姿,风情款款。看见一个身穿古时盔甲的男子,于萧瑟风中,冷淡月光的丛林边缘,默然独立,风中的衣袂,猎

摘自《文苑》

美文闲读

家是生命中的灯

王明亚
背影;或是某一家忽然亮起的橘黄的灯光,只一刹那,就勾起了内心深处柔软的、切切的、对家的渴念。于是急急地加快脚步。

因为知道,远处,那个属于我的家,肯定也有这样一圈微黄的光晕正为我铺展;因为知道。在那月光晕下,有一桌为我等候的饭菜。那双翘首期盼的焦灼的眼睛,那只永远遥望着尾巴守在门口的犬灰狗,那一份静谧的等待,在这昏黄的途中,延伸为最动人的诱惑。而那路上如水的月光,月光下裸露的荒坟,坟头上猫头鹰悲切的窃笑。都有了我熟悉的温暖与明亮。

学会漂泊的日子里,路依然遥遥无边际。滚滚红尘中,马不停蹄地往回赶。偶尔停下来,在陌生的街头,在夕阳将落未落的黄昏。尽管周围有人

群,有房屋,有灯光,有让人追寻、让人迷恋的热闹,可是,只一瞬间就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彷徨、孤独,这所有的辉煌跟自己没有一点关系。忽然却步不前,只因记忆中那面旧泥墙,爬在墙上的紫藤萝,几株香气四溢的栀子花树,花上碎碎点点的阳光。灶膛里星星点点的火焰。它那一缕缕突然升起炊烟。因炊烟的飞舞而呈现的风的姿态,狗的嘶哑的吠声,门前树下那条空凳子的孤单守候,父母亲满满的爱的牵挂……

于是,一刻也不能停缓地上路了。所有生命中匆匆放下了一段时间的所有。在推门的一刹那,那细细密密地回来了。

于是,恍然警觉:这一生一世,不论路在何方,也将去向哪里,家是一个永远也走不出的牵挂。黎明时出门的那一回,黄昏时进门的那一回首,在厚厚沉沉的生命里,攀

成永远的常青藤。尽管,我会由被人牵挂而变为牵挂别人,但这份对家的依恋依旧。我还是那个处在长途中的,还是那个奔波忙碌,时常不知所措的人。还是那个茫茫然疲惫不堪的人。而家。永远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意识里,在醒来梦去的眸子里,清晰如昨。它们总是站在一个固定的方向、一个固定的地方,以它的一片馨香、明媚,温情地指引一颗心归来,洗净那尘世中的种种铅华,让那颗心忘记漂泊路上的苦涩,从而撑起一片希望,只为,明日又可以轻轻松松地上路。

“家是一个点亮灯在等你。”记不得这样温馨的文字出自哪本书了。可是确实啊,家从一个人人生下来起就是他生命中一束橘黄的灯光。因为有家,因为有深沉的牵挂,生命才不会因无根而枯萎;也正因为有家,因为有这样深沉的牵挂,生命才会熠熠生辉。
摘自《散文百家》

有一只熊在心里低吼

扫舍
向风头最弱的小贝夫妇只好屈居第二。俩人的生活看上去真是无可挑剔,应有尽有。

但是,当布莱特遇到了安吉莉娜·朱莉,就如同温暖之乡被旷野之风席卷,是忍不住的随风而去。安吉莉娜·朱莉是好莱坞的一个异数,她始终特立独行地站在那个奢华世界的边缘。身为联合国难民专署的亲善大使,她行走在贫瘠的非洲洲的田间,收养非洲弃女,柬埔寨的孤儿;她将柬埔寨的马达望省称为“我的家乡”,号称要入柬埔寨籍;她让她的亲生女儿出生在纳米比亚并申请纳米比亚的护照。她的出镜常常穿着朴

实地携儿抱女,身后是长风猎猎,黄沙浩荡。安妮斯顿是典型的美国甜心,而安吉莉娜·朱莉却是烈酒,酷野而伤感。她是一个真正的成年人,瘦削而有力量,复杂而又坦白。她的世界不是华丽的温柔乡,她的世界里有真正的万水千山。

布莱特曾说过,我的心里有一只熊在低吼,不知道怎样才能平息。心里有熊的吼声的男人,是注定要在旷野上狂奔的。安吉莉娜的万水千山,为他提供了狂奔的世界,暗合了他灵魂的不羁和激情。于是他们会骑车三个小时到沙漠的深处度过一个夜晚;于是他们会享受一个

要走多少路才能找到自己的路?要遇多少人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那个人?有时候,相遇不同的男人或女人,就是相遇了不同的命运!
摘自《交际口才》